

歐洲文學之發達史

弗理契著 沈起予譯

開明書店刊

V. M. Friche 著
沈外村史郎譯
起予重譯

歐洲文學發達史

開明書店出版

民國廿一年四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四年二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原著者 菲理契

譯者 沈起予

發行者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史達發學文洲歐”

有著作權不論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〇五七八開明書店

廣州惠愛東路
南京太平路
楊梅竹斜街
長沙南陽街

分發行所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原著者序

此處所供獻給讀者注意的歐洲文學發達史概要，是出版於一九〇八年而於一九二三年稍加訂正了的當初的概要的改訂版。如有將這第三版拿來與第二版比較的人，則誰也會容易發見：除了第一章而外，一切殘餘的部分都被改訂得全失舊觀，而且是在本質上從新改作的。著者也很知道他的概要的這個第三版，也不能被想爲是最後的東西，而且也不應該這樣地想。在最近的將來，這部書將會再被改作罷。不過雖是這樣，著者仍以爲可照現在的原形把這部概要送到世上去，而且這也是有益的。因爲對於歐洲文學（從中世起到現代止的）的這種節約的概觀的需要，不特是黨的高等學校文學部的聽講者所感着，同樣，亦是努力於自修的人們所感着的。這第三版與久已絕了版的第二版比較起來，無論對於那一種人都能給與一種更精確而更詳密的關於歐洲文學發達之過程及其發達之個個楔機（moment）的觀念來。

譯者題記

這書是弗理契(V. M. Friche)著的。我的譯本，則係根據日本外村史郎氏的譯本轉譯而成。我很感謝外村氏給了我不少的鼓勵，並慨然地將俄文原本借給我。

但我願很坦白地聲明，這俄文本對於我差不多沒有什麼幫助，因為我不識俄文。雖然有幾處也會請了朋友為我對照過，但我不敢就此武斷地說我的譯文已沒有錯誤，因為我知道我的朋友的俄文程度也不怎樣高妙。在此，我祇能相信外村氏，我知道他在日本是翻譯俄文書籍的權威之一。

關於出版上，我要感謝葉紹鈞、茅盾兩友為我介紹；關於翻譯上，我要感謝那照例出力為我校讀原稿的李蘭。

沈起予

附 外村史郎氏給譯者的信

拜啓，

一月二十日的來信現在接讀，這信彷彿轉過了許多地方，所以我的回信也就遲延了。
尙希原諒。

你翻譯弗理契的歐洲文學發達史，想要拿拙譯本作底本，這是我的無上光榮。一定請你
使用罷。出版的時候，務請你寄贈一冊給我，我很快樂地等待着中國同志的譯本裝飾我
的案頭的時候到來。

我想我的日譯本是歐洲文學發達史被翻爲外國語中的最初的東西。英法德等國似
都還沒有人把這書翻譯過，我的手中自然不會有這種譯本。現在我就把我翻譯時所用
的俄文原本寄給你。
祝你成功。

沈起予 樣

二月三日 外村史郎

目 次

原著者序

譯者題記（附外村史郎氏給譯者的信）

第一章 自然經濟時代（十世紀——十四世紀）

封建的——神官的社會之詩歌……………一

但丁……………一五

第二章 商業資本時代（十四世紀——十七世紀）

意大利文學之前驅的任務……………二三

意大利的小說……………二七

騎士詩歌在意大利之復活.....	三
托爾誇托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	EO
古典的古代之復活.....	四
法國人文主義的知識階級之文學的進展.....	四八
西班牙的封建詩歌之衰弱和資產者文學之誕生.....	五五
莎士比亞.....	六一
清教徒派的詩歌.....	七〇
第三章 絶對主義時代的文學	
法國的古典主義.....	一
莫利哀(Molière).....	二
第四章 向上的資產階級的文學	
全	三

古典主義之衰微	一
感傷主義	二
英國文學之優位	三
十八世紀文學之教訓的及政論的性質	四
十八世紀的資產者戲曲	五
資產者小說	六
資產者古典主義	七
歌德的「浮士德」	八
由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	九
英國的浪漫主義	十

第五章 資產者社會的文學

德意志的浪漫主義.....

一五

法蘭西的浪漫主義.....

一三三

第六章 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

英吉利文學中的寫實主義.....

一五四

法蘭西的寫實主義.....

一五五

德意志的寫實主義.....

一〇三

第七章 十九世紀末資產者社會之文學

英國之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

三八

法國之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

三〇

奧地利德意志之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

三〇三

象徵主義.....

三五

第八章 其他主要的歐洲諸國中之資產者文學

十九世紀末之比利時文學.....	三二一
十九世紀末之斯干的那維亞文學.....	三二二
十九世紀末之意大利文學.....	三八一

第九章 工業技術社會的文學

文學上的資本主義發達之反映.....	三九〇
工業技術社會之詩的樣式.....	四六
社會主義作家.....	四二
進步的社會主義作家.....	四四

第一章 自然經濟時代（十世紀——十四世紀）

封建的——神官的社會的詩歌

在中世紀時，西歐被自然經濟支配着；生產物並非爲交換而生產，幾乎專是爲自己的需要而生產的。當時人們所藉爲生存的主要源泉是農業，農業就是當時的經濟之支配形態。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上，中世的人幾乎完全依賴自然之原素的諸力量。他們對於這種力量的依賴，更因了他們中間之不斷地受敵人的襲擊，不熄的內亂，和摧殘了極多數的居民的各種疫病等之結果，生出深刻的極端的孤立無援的感情來。

在這個爲生存的鬪爭中，孤立無援的目光，不知不覺地便朝向着天上。他期待着天上的助力和救濟，於此便胚胎出他的宗教性。這個宗教性，教會又由於它自己的必要，與以教義和影響力來加以支持，使之鞏固。中世紀的人，極真摯地相信事件之自然的

進行，是能夠由天上的力——神聖母馬利亞，聖者等——之干涉而被破壞，被變更的。由誕生以至到墳墓，他完全居住在奇蹟的事物之雲團氣中。他之視奇蹟，恰與我們對於自然法則一樣，是一種自然的東西。奇蹟可以醫好他的疾病，把他從危險或敵人中救出，使他向着道德的完成之路。中世人由生存競爭上之孤立無援所喚起的這種精神生活之根本的特性，在中世的文學上也映出來了。當時的文學，全體塗着奇蹟的童話的顏色。我們就中世的詩歌之任何一種類來看，——無論是軍事的英雄詩，宗教的道德的詩篇，或者騎士故事——在事件之自然的進行之上，都常充滿着奇蹟的幻想的要素。即是常有非地上的力，干涉着人的生活以規定生活之方向。敍述卡魯（Charles）大王之贊匡者羅蘭（Roland）的古代法國之英雄詩裏面，有將薩拉森人（Saracens）之侵入告知於王的天使從天降下，這個天使還把死了的英雄羅蘭之魂伴到天國去。又武士們不知道誰是誰非時，他們相信神會來幫助他們，使他們知誰是誰非，乃開「神的審判」。在中世的貴人們所曾傾聽的許多騎士故事中，會發生種種事件，那些事件最不可信，然而作者，登

場人物，及讀者和聽者們卻都認爲最普通的現象。騎士一掬噴泉之水，便突然起了暴風，（帶着獅子的騎士）他走到了城裏突然一看，象棋的棋子在棋盤上走動。（Percival）他飲了魔法的水，便發狂似地戀慕他最初所遇的婦人，（愁斯丹與綺瑟的故事〔Zris-tan et Gseult〕）爲中世詩歌中之最大的作品的但丁之神曲（The Divine Comedy）完全構造於奇蹟之上；如果詩人的少年時代的戀人碧亞特麗羅（Béatrice）不從天而降，哀求詩人維幾爾（Virgil）之靈，在但丁的生前便示之以地獄和淨土，以救彼於永劫之苦惱，則但丁恐將溺於不可救藥的罪過而永久地滅亡了罷。

中世紀人，與其說他們住於現實的世界中，不如說是住於虛構的世界中；他們殆是生活於夢幻中而相信夢的空想家，生活在他的眼前，變成了「夢」幻影的夢去了。中世人所固有的這第二特性，在中世文學的全體上，亦蓋上了難於消蝕的刻印。在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中，亞歷山大大王的故事中，抒情詩中，以及但丁之神曲中，幻夢皆豫定着人的行爲而演着重要的角色。敍述人能於夢中看見死後的世界之祕密的詩

一樣的故事之完整的文學，便發生出來。（傳道者保羅，*Tundalia* 聖巴屈里克〔Saint Patrick〕之夢。）那中世詩歌中之最大的作品——但丁之神曲也以這樣的「夢」之形式而出現，決不是偶然的事。又詩人即被牽心於世俗之念（並非死後之念）的時候，亦常喜將自己所作的故事，包於「夢」的形式中。如農夫皮爾斯之夢（Piers Plawman）的作者，英國的詩人宣教師蘭格蘭德（William Langland）的行為，即是一例。

中世的人，因他在思考上並非住於現實的世界而乃住於空想，夢幻，彼岸性之領域中的原故，他們對於事物及人，亦不以其爲事物爲人而感着興味；祇有那些能容許他們推測到另一個比地上的世界還更美的世界時，他們纔對之感着興味。在他們的目光看來，事件及人，恰似含有寓意的性質，含有其意尚有釋明之必要的條件的符號之性質。這個獨具的特性，亦在中世的詩歌上蓋上了刻印。在那裏是象徵與寓意支配着一切現實的事物，還另具有一個超乎該事物之上的更重大的意味。中世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婦人，已經不僅是一個婦人，她不是天使的擬人化（如在圖路巴都的詩人們〔Les Trou-

[badours]及但丁時，便是一個惡魔的化身（如在僧侶的禁慾文學時。）

這樣，中世文學之最有性格的形式的諸特性——這文學上的奇蹟的，幻想的要素之優越，「夢」的支配，以及對於象徵和寓意的傾向——是可用中世的人們，在那鄙視不屑計較的地上生活的彼岸，追求非地上的永遠的「力」的別一世界的努力而被說明的。

這個努力，在究極上還是他們爲生存而鬪爭之孤立無援所喚起的。不過由教會之活動，它纔變爲深入，纔更加強化。教會是具有論述地上的存在之屏障，神及聖者們之全能，彼岸世界之現實性等之宗教的教義的。

如果在經濟關係上中世紀是自然經濟之支配時代時，則中世紀在社會關係上的特徵，便是那創造特殊的社會組織——「封建的構造」之軍事的農業貴族之支配。較爲巨大的地主，是較少富有的地主之主人，而他們又同爲最富裕最強力的封建主——王之家臣。——（主人）稱爲「君主」，他（從僕）稱爲——「家臣」。家臣在軍事的企業

上，應當援助君主，小君主援助大君主，而最後他們又共同起來——援助王、地主——武士間之土地的及人格的關係上之這一切的複雜體制，在相互的義務之橫杆上面，和相互的忠誠上面被維持了下去；武勇和對於君主之絕對的忠誠，乃是封建主之爲主的資格，也是爲主的勇氣。

在中世紀爲支配的封建主之階級，又將自己之精神的刻印蓋在這時代的文學全體上面了。騎士的詩篇，騎士的抒情詩，騎士的故事——此等便是其主要的種類。通常詩人們自身——北部法蘭西之 Taouères 中部法蘭西 (Provence) 之 Troubadour 德意志之 Minnesingers 英吉利之 Minstrel ——亦是從貧窮化了的封建主階級層中出來的，這雖然並不一定。

中世的英雄詩，便是最先供獻於軍事的偉業的——武勳之歌 (Chanson de Geste) 它的故鄉是法蘭西，其中較爲初期的作品之中，封建主——還不過單是一個強盜，燒殺領地與部落和修道院，以血濺的手來竊盜酒宴的聖物 (Raoul de Cambrai)。其後到十